

上海评弹国际票房成立二十周年了。近日举行了第四届会员大会,我去了,上一届没有去。我这样说好像显得自己很重要似的,其实是去轧闹猛的。趁此机会可以见到很多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这一次又因为会员之一的袁先生有车子,愿意带我们去,而且管接送,何乐不为?

袁先生(我一下子说不准他的大名,好像是继鸿二字)是做正宗红木生意的,真正老资格的评弹票友,“铁杆粉丝”。他早就有车子,是小面包车,自己不大用,倒常常为一些熟悉的评弹名家出行服务。评弹现在说要振兴一时还振兴不起来,不过局面还能维持,就多亏了像袁先生这样一些矢志不移的爱好在支持着。只是岁月不居,老观众渐渐地越来越来越少。

哦,我忘了,评弹国际票房的会员中,除了一部分专业演员外,也有少数人能弹会唱,像会长蒋澄澜先生,副会长范大政先生、窦福龙先生等都是此中高手;至于像袁先生、张国椿先生等几位名副其实老票友更不用说了。但多数会员都跟我一样是只会用耳朵听的爱好者,也都上了年纪,大家聚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给评弹捧场打气。虽然有时只能说些“空话”,却也是一种民间呼声,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评弹今后应该如何生存发展下去。

这次开会,大家在小组讨论中

多年前去厦门旅游,我参观的第一站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集美。这位极其成功的实业家、赤诚的爱国者,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设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他都“一诺万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在教育方面,他一生倾资兴学,创办了包括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内的十余所学校。在遭遇世界经济危机打击时期,为了维持厦大的办学经费,陈先生把自己三座楼房都卖了。

在鳌园墓地有许多关于陈先生的石刻挽联,我看到了一幅很精辟的对联:“一生独抱树人志,万劫难磨爱国心。”

在风情万种的鼓浪屿,我走进静谧幽美的“毓园”,参观了我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林巧稚大夫的纪念馆。原来林大夫也出生于此,她一生奔波辛劳,从医60多年,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中外婴儿;为了钟爱的事业,她孑然一身,终身未婚。浏览毓园,我看到一尊林大夫的汉白玉雕像,她身穿白色大褂,神情恬淡,凝视远方。石塑对面是五个载歌载舞的幼儿的石塑群像。两组塑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白一个黑,很好地凸显了林巧稚是“生命天使”的主题。在加强医风医德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怀念林巧稚这样“大医精诚”、爱人育人的好大夫!

鼓浪屿还有好几个雅号:“钢琴之岛”、“音乐之乡”、“音乐家摇篮”,它是

春日午后,去探望离休在家的老科长。他还是老样子,一身干净笔挺的制服,只是挽起了袖口,手上还沾着一些泥土。我问他忙什么,他说在种花。走进阳台,眼前的花草比我一月前来时又多了一些。海棠、月季、杜鹃和瓜叶菊正灿烂绽放,仿佛是在欢迎着我。地上的瓦盆里还有半盆湿润的泥土和一株已暴出嫩叶尚待装盆的兰兰。

我倚着阳台门框看着老科长认真地给兰兰换盆添土。随后他端起添好土的兰兰放到靠窗的桌上对我说:“新配的土,两年内不用再换。已长出新叶,你拿去吧。”语气依旧那么诚恳,也依然带着命令的味道,可我却心生犹豫。我深知老科长钟爱兰兰,而这盆兰兰陪伴他已有三四年了。我若贸然收下,岂不是拿去了他的爱物?况且,以前他送我一盆开着花的兰兰没多时就枯死了,怎么

好意思再拿呢。但这样的犹豫并未阻止我对这盆兰兰的渴望,便弱弱地说:“上次送我的没几天就死了。我怕养不好,死了可惜。”

“怎么会呢?摸透它的习性不就行了!”他凝视着我,深邃的眼神分明是不容我解释。于是我连忙端起翠绿盎然的兰兰放到客厅的门口,生怕走时忘了它。

这次来看老科长主要是为他理发的。离休前,每月都要让我给他理次发,别人不行。我正剪着他那苍劲浓密的银发,不禁想起初识兰兰的往事……

那是1986年的早春,师傅带我到浙江青田执行任务。我们要找的证人老张是个种植花木的农民,谈话就在他家摆满花草的院子里。我们办完公事趁等车的空隙观赏院子里的花木。我见几盆叶片青翠细长,开着几朵黄绿色花瓣的

对一个题目很感兴趣,就是评弹要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听众。在过去的几年中,票房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把新编的中篇弹词《四大美人》送到香港、台湾去公演,让好多港台同胞见识了这一曲艺的新貌。如又把评弹送进各级党校,博得了正在受训的学员的好评,等等。他们都可以说是评弹的新听众。

老听众

秦绿枝

但是大量的经常的评弹听众在哪里?对此,上海评弹团原副团长李庆福先生的看法颇有根据。他说,他从晚报上得知,上海现在有三百六十万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评弹能把这三百万老年人服务好,也就够忙的了。他这一说,立即有人响应,说何须三百六十万,有六十万老人被评弹吸引过来也很可观了。还有人说:六十万也太多,经常有六万乃至万把人书场里的听客,那气氛也相当热烈的。

我没有发言,私心是同意这个观点的。现在有好戏都在着力争取青年观众,他们为台下坐的都是白头人而感到悲哀。像这次台湾来的一个京剧团向记者透露,他们演的这种京剧有文学性,希望能

争取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青年人来看,尤其是白领阶层。我祝愿他们成功。但我有一个建议,也不要只顾新人而忘掉老人。更怕新人不领情,老人不喜爱,两头勿落实,反而处于尴尬的境地了。

我认为评弹尤其不能忘记老年人。若要从评弹的艺术特色里听出趣味来,既要耐得住性子又要静下心来,坐在那里细细领略的也只有老年人。心浮气躁的青年人不一定喜欢听评弹,更多会在摇滚乐流行歌曲中得到感官的满足。评弹的音乐性不适合制作这类“快餐”式的东西我不敢说,但评弹的主要艺术特色还是能展示语言艺术魅力的说书,要说得深刻细致,合情合理而又有幽默感和诱惑性,前辈老艺人所谓说书要像“剔蟹肉”,把藏在深处的鲜味一点一点地挖出来供大家品尝。这也许更适合老年人的口味,青年人难免会感到不耐烦。

好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到乡音书苑听赵开生和郑纓合说《换空箱》。时已天热,我汗滋滋地走进坐下,开始有些心不定。书场里当然有空调,但台上说书人的娓娓而谈更创造了一种安静的气氛,我也渐渐地安定下来,不感到燥热了。听书有别于看戏,台上台下都需要“静心”,这一点老年听众比较容易做到。如有青年人也有这种感受,那一定是评弹演员特别有本事,说得他们怦然心动,被迷惑住了。

我已时届八旬且只有独生儿子,每当我住院见别的女病人的女儿们对娘体贴入微地擦洗身子、讲新闻故事、喂娘吃饭、最撩人的还对娘发发女儿般的嗲劲,这太让我羡慕啦!

上世纪末,老伴病故后三年,我再婚了。我与后来的老伴摒弃了世俗的观念而恩爱异常。省电视台采访我们时,他大女儿也上台发言,其中只一句话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与她(指我)就像亲生的一样。”她们兄妹三个,非我所生,也没有养育过她们,她们都已成了家。我抱定一个宗旨——我是个退休女工,虽退休金微薄,养活我自己足够了,耻于去侵占原本不属于我的钱财。是我主动提出要我老伴藏私房钱,他子女如遇困难,我支持他帮助子女。他的骨肉之情不能因我而有一丝丝的受损!我们的生活费是AA制,有了多余我就退回并要他以后减少些。并写下协议书——放弃我应得的遗产继承

搓”,且试试啥滋味?我躺上床,便有本地服务人员,她拿了细盐往我身上洒着,随后便使劲地搓着。我从未有过这种奇特的经历,只觉得浑身的皮肤痒痒酥酥的,舒服之极。蓦地我联想起了每年腊月我腌猪肉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大肉了起来。惊得那搓背女停手问:“啥事?”我的回答还是笑!

前两年我因肾结石在苏住院,陪伴我的老伴告诉我,大女儿听说我住院,牵挂得很,她来电想从宁赴苏亲自来看顾我。我听了大为感动,她既非我

生,我又没养育过她一天,这如何过意得去呢?即便是亲女儿,愿从南京赴苏来照顾,相隔几千里沪宁线哪,也是位至诚的大孝女了啊!闻言我那剧痛竟消减了几分,比任何止痛剂还灵。

今年与老伴去宁过春节,女儿瞧见了隔壁店铺的柜子上有件漂亮衣服,坚持要替我买,我对她说:“人老了,不需大打扮了。”她凑近我耳畔悄悄地:“老人也要打扮得美美的呢。”

我们在一条正拆屋子的小巷里走,她那只温暖的手始终紧紧地握住了我那柴火似的枯手。那时我真盼望这条小巷子长些、再长些——当走出该小巷后,她那只手依然紧紧地挨着我,此后,有了这只温暖的手,我走任何崎岖的道路都不怕了……



厦门人的爱

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许家三兄弟”等音乐家的故乡。漫步街头巷尾,我随时都能听到清脆悦耳的钢琴声、悠扬曼妙的小提琴声、热情洋溢的吉他声……风光旖旎的鼓浪屿不到两平方公里,才两万多人,却有着音乐学校、音乐厅、交响乐团、钢琴博物馆和钢琴博物馆。我参观了那外观造型像大钢琴一样的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爱国华侨胡友义先生收藏的40多架古钢琴,真让人叹为观止!

在厦门的国际马拉松的赛道环岛路上,我还看到了一个颇具创意的音乐雕塑——“鼓浪屿之波”。它由两千多平方米的花岗岩曲谱和长达250米的五线谱两部分组成,上面跳跃着著名的“思乡曲”——《鼓浪屿之波》的音符。这件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音乐雕塑”已经被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厦门人之爱音乐,可见一斑。

厦门地处南海一隅,属于亚热带气候,是有名的“海上花园”。我漫游厦门,几乎时时处处看到的就是浓绿浅绿的草坪、烂漫似锦的花坛、缀着果实累累的木瓜树和开着红花的木棉树。最多的是那树冠高大如巨伞、挂着长的胡须、气生根向下插入泥土的大榕树。很多榕树高达二三十米,丰茂的树枝向四面无限伸展,形似稠密的丛林,简直就是“独木成林”。厦门人爱榕树,在铺路盖楼的城市建设中,常常为了保



取景(剪纸) 彭敏敏

留一棵大榕树而改道或重新设计。前几年,厦门曾两次评上了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但是这几年听朋友说厦门发展旅游,也曾人满为患了。我在报上看到鼓浪屿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担心它会重演“一申遗,就变味”的怪圈……但愿我是杞人忧天。我愿意相信:优雅温和的厦门人爱自己的人文历史和“海上花园”,一定会善待自己妩媚、灵秀、温馨和富有诗意的故园家乡。

我们存有占便宜之嫌。一旦有群众反映我们和当事人有买卖关系,还说清吗?岂不影响办案吗?”事后,听说师傅还写了检查,受到了严肃批评。

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几天后,老科长请我和师傅到他家吃饺子。席间,还兴奋地让我们欣赏他种的花草,并小心翼翼地搬出两盆散发着缕缕幽香的兰兰说是亲手培养的,让我们带回去。我边吃着味鲜美的饺子,边想着老科长为何要偏偏送我们兰兰呢?正琢磨着,老科长放下筷子微笑着说:“兰兰看似像草,可她与梅、竹、菊一样是个操守品德洁身自好的君子呀!”老科长这么一说,我豁然明白了他送我们兰兰的用意。



取景(剪纸) 彭敏敏

我们存有占便宜之嫌。一旦有群众反映我们和当事人有买卖关系,还说清吗?岂不影响办案吗?”事后,听说师傅还写了检查,受到了严肃批评。

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几天后,老科长请我和师傅到他家吃饺子。席间,还兴奋地让我们欣赏他种的花草,并小心翼翼地搬出两盆散发着缕缕幽香的兰兰说是亲手培养的,让我们带回去。我边吃着味鲜美的饺子,边想着老科长为何要偏偏送我们兰兰呢?正琢磨着,老科长放下筷子微笑着说:“兰兰看似像草,可她与梅、竹、菊一样是个操守品德洁身自好的君子呀!”老科长这么一说,我豁然明白了他送我们兰兰的用意。

前不久,几位朋友举办赏兰活动,我欣然献出老科长送我的兰兰。几盆不同品种和风格的兰兰摆在一起如同君子相聚,面对飘逸挺秀、清雅脱俗的兰兰,画家朋友当即挥毫作画,落款为:“满幅皆君子!”

口谳里的道理

黄崇德

不少。我的观点倾向于:蚯蚓没有发声器官,不可能唱歌。唱歌的其实是蟋蟀等其他昆虫。每当人们以为蚯蚓在唱歌而上前探视时,灵敏的蟋蟀早已逃之夭夭。留在人们眼前的要么一无所有,要么只有蜷曲的蚯蚓。这又是我解开奶奶口谳的一个探索成果。

老人的口谳,耳熟能详永久难忘。有的是真理,有的是经验,有的是迷信,有的是期盼。它们让人疑惑,让人遐想,却给人安慰,给人希望。

花十分素雅耐看,但不知其名。请教师傅才知是野生的。旁边的老张还欣悦地说:“这都是野生的剑兰,几天前温州的一位客人一下子就买走了十几盆。他还说城里人很喜欢这种兰花,让我多培养些……”话没说完,接我们的摩托车已到院门口。这时,老张随手提起两盆绿叶绿花嫩的兰花分别装入特制的纸盒里说要送给我们。尽管我师傅以路途遥远携带不便为由再三推辞,但朴实的老张执意要让我们收下。面对老张的诚意,师傅强行塞上五十元钱后才不得不收下兰花。

两天后,我们回到单位就把兰花放在了办公室的窗台上。一天中午,老科长端详着兰花冷不丁地问我师傅这兰花哪儿来的。不料,听了师傅的一番介绍后,老科长板起面孔说:“这事对吗?他是当事人,就算付了钱,别人也会对

养兰记

刘向东

师傅强行塞上五十元钱后才不得不收下兰花。

两天后,我们回到单位就把兰花放在了办公室的窗台上。一天中午,老科长端详着兰花冷不丁地问我师傅这兰花哪儿来的。不料,听了师傅的一番介绍后,老科长板起面孔说:“这事对吗?他是当事人,就算付了钱,别人也会对

我们存有占便宜之嫌。一旦有群众反映我们和当事人有买卖关系,还说清吗?岂不影响办案吗?”事后,听说师傅还写了检查,受到了严肃批评。

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几天后,老科长请我和师傅到他家吃饺子。席间,还兴奋地让我们欣赏他种的花草,并小心翼翼地搬出两盆散发着缕缕幽香的兰兰说是亲手培养的,让我们带回去。我边吃着味鲜美的饺子,边想着老科长为何要偏偏送我们兰兰呢?正琢磨着,老科长放下筷子微笑着说:“兰兰看似像草,可她与梅、竹、菊一样是个操守品德洁身自好的君子呀!”老科长这么一说,我豁然明白了他送我们兰兰的用意。

七夕会 赏心乐事

今宵打谜

朱育珉 金鸡独立 (三字行政服务用语)

昨日谜面:色戒 (文化活动)

谜底:桃花节